夜的抒情

鄭思



夜的抒情



鄭思



目次

序……陳閑
血祭……一
夜的抒情……三
車水……一〇
榕樹老人……一三
風暴……一四
燧石……一六
跳過來呵，法蘭西……一七
河上……二〇
苦楚……二三

靜默……三五
狗吠着，像一條鞭……三八
訴……四二
跨出去……四三
喊……四五
寒夜的苦曲……四七
夜半……五〇
秩序……五三
當光芒從黑夜裏驚醒起來……七三
發現……七七
鄉土戀……七九
鐵板底下的呼吸……八二
生長……八七

（封面畫符羅飛作：一對眼睛）

序

答應爲這「夜的抒情」寫幾句話又好幾個月了，一直沒有動筆，今晚總算能够抽空重讀一過，就把所想到的寫下，也算還了一樁心願吧。

這「夜的抒情」，原先並不是這樣的風貌的，那前時的一本，我就已經得讀，而且作者從廣西鄉下編好寄到桂林送審通過後，由朋友轉到我的手邊，我一直擱着，而在桂林大疏散後，它且隨着一些朋友的稿子跟着我逃難，也就跟着我度過長長的一年苦難的日子。後來抗戰「慘勝」，全國光復，我又把它一同帶回桂林，作者却來信說是重新編起，除「夜的抒情」一篇外，其餘全部作廢，說是自己也感到不滿意了。這新編的一本，是來港以後看到的，當我讀了這新編的一本，我首先感觸到作者有了一個並非太小的飛躍，作者向現實深入，正視現實多多了。

「夜的抒情」一篇，可說是作者對當時大後方沉悶的氣氛的感受的結晶。作者首先對桂林的沉悶的氣氛就感到重壓似的叫喊起來：

夜還長啊

還有黑得更深厚的時候哩

都迷於濃睡的時候
原是醒者寂寞和孤獨的時候

可貴的醒者呵……

沒有幾個寥落的醒者
人間眞會葬在夜里了

且用低沉的Bass
抒一抒情吧
或者說一說夜
吐些夜的感覺

讓我們呼吸得平易些



我們還要熬下去的

在第五節開頭，作者又說：

我不慣過夜的
是我的太年輕的生命不慣於夜的

末了，作者在第十二節裏又說：

沒有鬆過抱你的手
沒有轉移向你的心
沒有擦乾盼望的淚
我所要的
來呵



朝陽啊
那天空裏
最先醒來的眼睛
擁一群殺砍的猛士來吧
騎一群噴氣的馬來吧
帶一朵桃色的雲來吧

我所愛的來呵
我所愛的來呵

（一九四三、四月作。）



夜氣如磐，作者抵抗夜氣的是將心獻給太陽，顯示迫切的盼望，獻出的心是眞的，期望也如太陽的炎熱，然而作者的叫喊朝向天空，却忘却了「醒者」正在大地，而且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醒者」群中，作者也應是一員。也許正是作者「不慣於過夜的」吧，夜的戰鬪，就顯得束手無力。在這期間，前方的詩人在打着「戰鼓」，後方的詩人在唱着「低沉的 Bass 」，

這原顯示兩明兩界是怎樣的不同，然而戰鬪者的心是一致的，任務是一致的，堅苦性也是一致的。從這里，我們就正正發見作者缺乏刻刻現在的精神，越戰越强的氣魄。

作者在過去的詩集「吹散的火星」裡，也曾顯示了這純眞的性格，在和抗日戰爭融合無間的日子，就歌唱過牧歌似的戰歌。然而我們同樣也可發見作者所以發展到這不夠力量抵抗黑夜的紋路，這是從作者在作着夢境似的歌唱里，沒有對抗日陣綫同是怎樣堅苦地形成，因而也同樣有着堅苦鬪爭的氣息可以看到的。

然而又由作者獻給太陽的心是眞的，而又在歌唱着固執的愛，磨折的眞情，這又有着足以跨步的堅實的基石，作者從「低沉的Bass」跨出了。

然而作者所走的路還是有着曲折的，作者並不能立即在「眼前」發見固執的愛的幼芽，然而正正是蘊藏着充沛的力量是以繁茂大地的幼芽，這是可以從「河上」的歌唱表現得太弱看到的。

然而作者又是一步一步跨出去了的。在「血祭」里，作者就用着血淚向戰死者傾訴：

不是任何美酒
不是任何佳肴
不是任何臨祭時的虔誠
而是更深重的東西呵

是用人民底全部苦楚
以及人民嶄新的幸福
供奉在你們底靈前
同志
你們底血
永遠浸濕着我底眼睛呀！

（一九四六、一月作。）

作者的血淚是虔誠的，由「人民底全部苦楚」戰取的「嶄新的幸福」來供奉一同戰取這「幸福」的戰死者，這也就是固執的愛的具體內容，而在「靜默」里，作者又寫着：



不要打破靜默
這是宣言
讓我們
在糊血的靜默里
把思想伸進去
搥鍊……

（一九四六、二月作。）

「不要打破靜默，這是宣言」，這是後死者無聲的誓詞，對爲「人民嶄新的幸福」的戰死者獻出了崇高的祭禮，然而這祭禮就並非一時戰得，因而後死者從先烈的死，得有莊嚴的對自身的考驗，「把思想伸進」「靜默」去搥鍊，從而吸取悲痛的教訓，用來保証「人民嶄新的幸福」的戰得。

「双十會談」以後數月內民主運動一再受挫，而且是人民無可補償的損失，作者在這就寫出了痛楚而莊嚴的致哀，這是有眞實歷史性的聲音了。

作者有着固執的愛，然而感情却隨在奔流着無可奈何的脈絡。他不能從歌唱的周遭發見，或者忽視了周遭的「靜默」里，眞眞的有着炸死敵人的地雷。因此「秩序」在對封建法西的秩序作着無情的搏擊，然而却同樣向着天邊歌唱。我想，作者的固執的愛，重點還應放在立脚的土壤上，讓這愛開花結實，也一定會開花結實。

然而從「秩序」，我們是可以看到作者在向舊壁壘猛撲中，同樣有着肅淸進軍障礙物的效果的。方生的要培植它的快生，未死的要加速它的快死。從「秩序」，作者底魄力，是遠遠的從「夜的抒情」發展而爲高調音了的。

作者有了更決定性的發展了：

我發現了這些
有如原始人發現了火
可以使黑暗回復到光亮

我們爲什麽哀求着，去討一碗冷飯
討一點人家吃賸的菜汁？
因爲屬於我們的，已給別人享用了

我們爲什麽只有一件破衫
而又用更破的去包裹我們的兒女？
因爲屬於我們的，已穿在別人的身上了

我們爲什麽老是餓着肚皮
老是骨瘦如柴，面色黃腫？
因爲屬於我們的血肉，已長在別人的身上了

我們爲什麼老是流淚
老是覺得日子過得沉重而且憂鬱？
因爲包藏在我們身上的快樂
已給別人底過多的歡笑支用光了

我察看這些
我發現了這些
有如原始人發現了火
可以使黑暗回復到光亮

（題名「發現」，一九四六，八月作。）

這是固執的愛的更明確的標誌，這是美。這像是作者摸索太久了的發現，然而沒有作者在人生道路認真摸索的歷程，也不可能得到如此真切的表現，這就像是嬰孩的出生不只需要臨盆陣痛，而且還更需要十月懷胎的。集末的「生長」，就更添上了南國泥土的氣息；是的，春在南國，也會從鮮血淋淋中生長出萬花燦爛的世界來的。

作者的罪觸，還頗廣地接觸到諸世相，而且絕少浮光掠影的調子。「沉靜着，又嚼碎了自己的心」，有心的讀者，我想是有所得的。但在作者抒情小詩上，例如「鄉土戀」，沒有把武漢在大革命及對日抗戰的兩個時期底劃時代的歷史性刻劃到，是不够的。「跳過河來呵，法蘭西」，是作者遙向國際戰友的歌頌，然而沒有較深的觸到解放的眞相，同樣是不够的。

『人民的嶄新的幸福』，創造者是人民，從『河上』，從『血祭』，從『靜默』，更從『發現』和『生長』，作者是有廣大的發展的基礎了的。但願作者更向『人民的萌芽狀態的文藝』加以深視，從人民健康的感應作更大的跨步！

前年雙十，我坐着顚簸不堪的破車奔向廢墟似的山城，然而過的是最大歡喜的日子；去年雙十，我回到八年闊別的家鄉，然而却帶着最大的隱憂在準備着逃難；今年雙十，我又只能在這孤島上寫這小記，然而眞實的最大歡喜的日子一定到來，就從這詩集的顯示也可分明看到。因此我敢於就所知寫給作者，並向苦夜的讀者報告。有詩集在，讀者自有高明的抉擇；有作者此後的努力在，自可作和人民結合的具體見証，我寫的這些，讀者作者，我知道是决不會過於計較得失的。

一九四七、雙十夜在香島，陳閑記。

血祭

——獻給戰死者

不是在苦雨的白日
不是在多思的黑夜
不是任何可以指定的時刻
而是在心靈和感覺存在的時候
我感到
有封住中國的如土地一樣的靜穆
同志
眼淚和我底生命
永遠是伴結在一起的……

不是任何美酒
不是任何佳肴
不是任何臨祭時的虔誠
是更深重的東西呵
是用人民底全部苦楚
以及人民底嶄新的幸福
供奉在你們底靈前

同志
你們底血
永遠浸濕着我底眼睛呀！

一九四六、一〇

夜的抒情

一

夜還長呵
還有黑得更深厚的時候哩

守夜人
且把平靜當着德性吧

都迷於濃睡的時候
原是醒者寂寞和孤獨的時候

可貴的醒者呵……

沒有幾個寥落的醒者
人間眞會葬在夜裡了

且用低沉的 Bass
抒一抒情吧
或者說一說夜
吐些夜的感覺……

讓我們呼吸得平易些
我們還要熬下去的……

二

夜像一個瞎子……

一個披黑中的
壞心腸的巫婆……
一個酒罈
放黑香的酒罈……
夜叫你不要眼睛

三

夜是一隻黑狐……
一隻狐底血嘴
把豐富的獵物
不停地咀嚼

風是捺舌
雨是牙
河流是夜嘴裏滴流的血汚

四

呵
夜……

變形的夜
僞裝的夜
藏賊的夜

一棵小樹
披上黑皮
就想吓唬我了

夜使燈花顯躊

夜有撲燈花的賊

墳墓變大厦

骷髏得意忘形了

去下活人的罩子

無常手裏的鐵鍊响了

陰差出來勾生魂

閻王圈名單

活人會進地獄

雜說

也有殺氣蒸騰的勇者

敞開赤膊
哼曲調
闖夜路
鬼不敢近他
但夜
我不愛

五

我不慣過夜的
是我的太年輕的生命不慣於夜的

我抱着愛
面朝遠方的高原
朝向那些結實的英雄……

我底愛情燒着我呵

我在動情地思念哩
而我
竟不能把思念化成聲音

我把思念化爲旗
沒有人看得見我底旗
而我是在不停地搖它

我底感情慫恿我
我想哭呵

我是把生命最好的階段
坐在黑色的夜裏了

六

夜多陰險呵

夜像一條黑蟒
啃着生命的葉子

夜像一座墳
裝得多靜
靜得逼人呀

當心呵
你給夜吃完了

當心呵



你陷在墳裏了
當心你底靈魂
他會化在夜裏的

七

我沒有算到夜會這般長
我太眷戀於白日了
多不協調呀
夜執着我
像執着一把沒手的火
夜的火
是頂美的

但多少夜的火
都給吹熄了

八

夜
使醒者幻想

夜
使幻想深沉

夜
把一些生命
剝露得多醜

醜陋的夜呵
受難的夜呵

九

我不慣那些過於醜陋的場面……
我不忍那些過於殘酷的場面……

夜裏
我底心
像匹急燥的
流汗的劣馬

我底感情
結成過重的
同情的果實

我想
有一根笛
把我底過濃的友誼
吹成音滴
滴進那些因愛而犯罪的心窩……

十

夜裏
多少人吐自私的絲
用那絲
護衛自己
用它結成繭
讓自己底生命蛻變

讓肉體軟弱得像蛩蛹

我幻想
一幕悲劇

在太陽出來的時候
有些嘴巴咬不破繭

在春雷驚蟄的時候
有些生命退化了脚

在雀鳥歌唱的時候
有些花葉已早謝

在蝴蝶飄浴着彩霞

去歡戀群花的時候
才發現自己是死了的虫蛹

十一

不是强烈的生命
都不是生命

不是固執的愛
都不算愛

不是在折磨裏動的感情
都不是眞情

呵
抱着愛去上十字架吧

只要你是抱着愛
活不活無所謂的

十二

沒有鬆過抱你的手
沒有轉移向你的心
沒有擦乾盼望的淚

我愛的
來呵

朝陽呵
那天空裏
最先醒來的眼睛

擁一群殺砍的猛士來吧
騎一群噴氣的馬來吧
帶一朵桃色的雲來吧

夜像兩個圓呵
壓迫着我們
我們被擠成一點圓心了

我們是兩圓所共的一點圓心
被不破的痛苦圈圍着
被那麼多橫暴的半徑
頂着

突破這圓呀
砍斷這些半徑

我所愛的來阿……
我所愛的來阿……

一九四三、四。

車水

「禾苗快沒得指望了
娃兒，跟爺爺去趕夜工呵
田主佬跑來說
今年不繳租
明年就不給我們種了……」

☆

滿天星星都乾巴巴地眨着眼睛
禾稻在晚風裏叫燃燃
老祖父帶了小孫兒

在塘邊架起水車
四條乾瘦的腿子像四根竹竿
車着，車着……
赤膊上的汗跟車頁裏的水一樣流着
——口渴哩，爺爺！
車着，車着……
——夜蚊子叮人哩，爺爺！
車着，車着……
——下露水了，爺爺！

車着，車着……

——困得很哩，爺爺！

車着，車着……

☆

孫兒在車架上辛苦地打瞌睡
老祖父也歇下脚來
摩摩孫兒冰涼的赤脚
擬想着在遠方抗戰的兒子……

一九四三、十。

榕樹老人

一團葱翠的密葉
一地歇脚的綠蔭
榕樹生長得像顆大菌子

風以溫和的手勢
替榕樹捋着長鬚
榕樹笑得像個健旺的老人
把一群脫閑赤脚的農民
陰涼在自已底懷裏

一九四四、五。

風暴

當烏雲如出戰的騎士
從四方八面揮刀而來
當騎士們以蔽天的聚集
擁向人間……

山崗變色了
河水蕩漾着風暴的氣息
樹木被拖攪得歪倒搖撼
大自然以多麼嚴肅的面容

威迫着那些卑怯閃躲的心胸

一九四四、五。

燧石

燧石用靜穆保存了火
燧石用堅硬保存了火

燧石用察覺不到的頑强保存了火
燧石把火化入了自已的生命

一九四四、五。

跳過來呵，法蘭西

法蘭西，
你囚徒，
你男子漢！

法蘭西，
你浪漫的
藝術家！
你革命的暴徒！

跳過來啊，

你的渾身糊血的
法蘭西！

……那五萬個武裝的
那千百萬個游擊的
反叛！

反叛的法國人
舉手
劈死了
屈辱的巴黎

巴黎
再開成
一朶牡丹

牡丹呀！
巴黎呀！
反叛的法蘭西呀！

跳過來呵，
讓我們死力地
擁抱！

一九四四、九、一、巴黎解放後

河上

——桂北小紀之一

河上
我們來了
飢渴的，汗透了的
人和馬
發散出
强烈的男性氣味……

走到水邊去
照一照
草鞋，穿底了

斗笠，爛邊了
皮膚黑裏透紅
肩上，一枝模範七九閃出靑光

好哇
給戰爭餵壯了呀
河岸吸飽斜陽的金色了
河水藍成最美的顏色了
我把身子跳進河裏
我底影子碎了
河水吞沒了我
河水又讓我去任意地摟抱……

望一望同志們呵
這里眞像落下了一羣烏鴉

河上
到處都浮着我們底
因涼爽的快樂而發出的
熱情的叫囂

河水被我們鬧翻了呀
好哇，你看
戰爭、河流、跟我們
混在一起哄笑………

一九四五、七。

苦楚

沉靜着，又嚙碎了自己的心。
——魯迅

分明是可怕的煩囂阿
攪動了的人海
浮泛起那麽多五顏六色的心臟
而我孤獨地呆坐着
讓沉靜咬碎了自己底心……

細看滿身的傷痕
我也深藏着眼淚和聲音的
猛然抬起頭來

同志
我要求的是一場哭泣和一場擁抱呀……

一九四五、十一。

靜 默

——紀念昆明四死者

把被刺死的屍首抬起來
土地上
現出了四灘冷凝的血塊……

那從死者底背脊
貼着地面嗜嗜地淌流出來的
烏紫的血跡
無可掩飾地
深深地咬住了泥土

泥土
靜默……
血塊
靜默……
覗綫透過淚水
朦朧地凍結在血上
染血的氣流
窒塞了人群底呼吸……

這裏
靜默傳佈得多麼遙遠
靜默
靜默
靜默得像鐵塊

讓我們的手指
插入這凜冽的氣候裏
讓我們底心的跳動
浸入這凜冽的氣候裏
由痛楚而痙攣……

不要打破靜默
這是宣言

讓我們
在糊血的靜默裏
把思想伸進去
搥鍊……

一九四六、二、二　舊曆元旦夜

狗吠着、像一條鞭……

一個十七歲的詩人
在夜半聽見槍聲
說：
狗吠着
像一條鞭……

我想到一顆稚嫩的心
想到那顆心跟狗吠聲而起的陣痛
而我今天
從馬路上回來

又碰到「打靶」
「匪」還是「賊」？
我只見到那插在頸子上的蒼白的標子
只見到刺刀和槍口
還有驚恐的瞎眼
和吆喝的，蜂擁的，張惶失措地跑着的人羣
好像落在威風和秩序的河裏游泳……
被殺者白臉似的不認得這世界了
黑衫的執法者揪住他急顫的肉
人不見，宇宙不見，死亡不見……
只有一聲震耳的殺人者的狂歌
噴濺出一團帶着腦髓的血肉……

回來，望着熱騰的飯

我不能出聲

抓了兩口，吞不下

想到漬人血的紅饅頭

想到飯上也粘着血

心作湧……

想到有烏紫的小圈小圈的凝血

在密密地封鎖我底良心……

想說：

這是勝利

而我底嘴唇皮在發抖……

我想

走出去

尋一塊綠色的草地

換一換眼睛裏的顏色

天黑了
狗吠着
像一條鞭
我底年輕的詩人啊

一九四六、一〇

訴

殘忍碰傷了我
使我易於流淚
卑惡教壞了我
使我滿存憎恨

同志
不要因爲笑容在我底臉上生疏了
就認我冷情

一九四六、一〇

跨出去

跨出去
從汚黑的泥地
跨出去
從嬰孩和祖母慘絕的哭泣裏
跨出去
從黑夜和白日交混的黎明
跨出去

向那熱情的
披頭散髮奔闖而來的日子
獻出自已底
滾燙的胸膛

一九四六、二〇

喊

要哭
就大聲
要笑
就驚呆周圍取巧的奴才

走
讓行進的脚
和泥土
扣出鉅响

我要大聲地喊
你們渴的酒
是人血！

一九四六、二一〇

寒夜的苦曲

——復員小景

街燈閃耀着
碰入視綫，碰入心靈的
刺刀底白光，
兩個自由自在的日本俘虜
酒醉了，嘰嘰咕咕
笑——野性地，放蕩地
肩膀撞着肩膀
像兩隻橫行的螃蟹
歪歪斜斜地走着，
半掩的店門

講出滿屋華貴的傢俬
圓桌上——
女人的頭和酒瓶
老板的手指勾曲着
眼睛閃出綠瑩瑩的光，
電燈稀落了，夜在濃……

然而蒙不住
披麻包的流落人
倚在洋樓的鐵柵外
寒抖的，渴求的餓眼……

一男和一女
把頭倚偎着頭
香氣蒸騰的白頸子歪結成人字
他們的步子文雅，悠閒，蜜一樣的甜
斯文的紳士小姐們所創造的尺寸

一步，又一步……
一步，又一步……
好像已經步入夢中，
而人力車夫
把車桿疲勞地夾在腋下
把希望和渴求的眼光向我投來
我底向前的腿子又使他失望了……

冰冷的南方的夜呵！
抬頭看月亮
我說不出這月亮是一張什麼臉孔？

一九四六、一〇。

夜

槍聲：

嘶——

又是

罪惡地

謀殺……

警笛

和

口令

……那些什麼爲秩序！

睡不着
夜的蚊帳
在燭光下
不安地傾搖……

雨聲
嘀嘀嗒嗒地
響在屋簷下
像吃人者底大舌
舐着地上的血
津津有味……

思想
蠕動起來

我想：
人間雖有年老陰鬱的臉子
拉着如哭如訴的二胡
而孩子
首先學會的
是笑
和
歌唱

一九四六、六。

秩序

——向北方的詩人們寫的一篇報告

一

同志，短行而跳蹈的詩句
暫時只好讓給瑪耶可夫斯基或者田間
那些被新鮮的血液所鼓動的嘹亮的歌者
洋車夫赤脚上的汗粒
和女郎在車上翹起二郎腿的姿勢
令我有了一些奇異的靈感……

我只看見南方的海洋在不平地起伏
只看見一羣越獄不遂的囚犯

在判決之前的死寂的臉孔
只看見大廈像重疊地堆起的堡壘
我所能見的只是在一場大雨之後
伏法者底屍首被親屬抬走的時候沿途滴下的污血

騎樓底下——
那些待埋的餓莩們睜着尚未完全死去的眼睛
那兩塊給飢餓蠶蝕得發綠的眼白
有如兩塊未曾塡補的人生空白
露出了寃曲和仇恨……

那麽，同志
我底奇異的靈感
將是多麽不愉快而且大殺風景
在老爺們或者少爺們看來

簡直就像那些卑微的乞丐在臨死之前的
一場多餘的悲切的呻吟

二

畫家符維飛他熱情地向我說：
「我所看見的人體都是透明的」
於是他畫了四條臂膀的劊子手
在殺戮之後疲勞喘息的姿態
而且他用智慧的彩筆
在勾畫他所透視的人體
以人和野獸的雜種姿態
興高彩烈地在進行着魔鬼的環舞……

我從他底畫室走出來
我抄襲了他底瘋狂的思想

我也用透視的眼力去觀察一個摩登貴婦
我幾乎忍不住了
學着一個醉漢攔住她底去路大聲地喝問：
「喂！你到底是魔鬼還是人呢？」
我也想用暴力命令汽車停住
打開老爺們那些闊氣的胸膛
好像打開什麼收藏贓物的大箱子
檢查一下——
那些心肺的形狀和顏色

三

我底朋友邵紀林
當他底思想剛從麻醉的學院裏甦醒
他就大聲疾呼：
「是什麼時候

來了這一條
摧殘人類的法令——
男人須
生產小孩？
女人
該長出
鬍鬚？」

一個老誠的數學博士簡直要急得投河了
爲了一條一加一要等於七或是八的算題

一個年老的顏色製造匠
戴上他那付用過三代的老光眼鏡
向一個老爺解釋着：
「先生，請是黑色的……」

「混蛋！我說是紅的就是紅的……」

這到底是誰錯了呢
而醫官們以過半數通過了結論：
根據檢查的結果
除了領子上金星閃爍的老爺之外
所有的眼睛都患了不可醫治的色盲

一個美國裝備的禁衛兵
打了一個獸醫教授的兩記耳光
（因爲該教授情不自禁地摩了摩他底上司的馬）
理由從他嘴里怒罵出來：
「老子看你的樣子就是奸匪！」

同志，你以爲我在說神話或者講故事嗎？

那麼，我負責地告訴你——
這正是
環繞着法律的
秩序

四

我是但丁的信徒
不問是做夢還是淸淸白白地睜着眼睛
我都明明白白地看見了「地獄」裏的
那條「可詛咒的黑色的河」
在河邊
牛頭馬面的加龍叱吼着生靈們：
「喂，生靈們，親愛的同胞們，
上船啦，我即刻就渡你們
到那幸福的永無天日的彼岸去……」

而且，就在河邊的演講台上
一匹意大利種或者德國種的脫毛的老狐狸
站在上面聲嘶力竭，痛哭流涕
做着各種煽動的手勢
「民主——王八蛋！
獨裁——OK！
蘇聯——這軍閥共產主義
根本要
開除人籍！
逐出地球！」

於是，幻現在我眼前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
有如一座黑色的大升降機
馱着中國底襤褸的人民
在向着一萬公尺的煤坑的最下層降落下去

五

於是，我底多餘的腦袋又想到鴉片煙燈
而且，想到了政權
而且，我冒失得很
又想到了抽鴉片煙的和過政權癮的……
想到一九九九年，姨太太們底裸體時裝
想到五萬元一雙的玻璃絲襪
和一個快樂的透明的女人完全不穿褲子的世界……
而且，我底思想實在不成體統
想到老爺們陶醉於色情的肉體時
在房門外面
那守衛着底鋼盔和美國衛鋒步槍底青銅光芒
和那遠遠的，被電風扇吹出的脂粉香味是多麼不調和

六

都市，環繞着一個核心在建築
秩序，日以繼夜地延續
尖嘴猴三，殺猪佬肥油滿腹的大肚皮，無聲手槍，巡查隊
女人的口紅，白蘭地，啤酒
老爺們君臨在小民們的面前每一個細胞都充滿權威
小民們的頭顱常常像一朵紅色的野玫瑰哄然開放
以及那些熟練的「媽特皮——！」
和長官們擺「行」的姿態……
這一切全不可缺少

刑場上犯人頭上的標子和米店門口表明米價的米籤
對我的刺激和反應完全一致
而郊外的亂墳堆和囤積的米包
又似乎是一種本質的兩種形式

吉卜車壓死了男人和女人
警察安詳地搖着棒子和白手套
恭候汽車「的的——」地開過
僅僅這一個立正的姿勢和一揚手的角度所需的訓練費用
就足够令小民們底背脊彎曲到像一張弓

負債者從五層的高樓上跳了下來
用自己的血和生命償清了債務

寡婦帶着一羣無法活下去的兒女
把小船划到江心
趁黑夜，在孩子們給飢餓弄得疲倦的時候
她便用竹子削成的尖刀戳穿了自己底喉嚨

在熱鬧的黃昏，太太們閒散地坐汽車去兜風
一個年青的婦人和一個襤褸的孩子
抬着一具用破席子包裹的屍首
凄然地走向荒野
孩子喊着爸爸，女人哭着丈夫

而霓紅燈跟豪華的貴婦一樣，以各種色調在閃耀
電影院的門口又有好萊塢的新片預告
廣告上畫着：男人吻女人，女人閉着眼睛……
在門口，電影院的老板公佈了一條法令
「服裝不整，恕不招待。」
於是警察的棒子向好奇的鄉民群揮去
映過了五光十色的廣告以後
電影正式開場了
全體觀衆一致恭敬地肅立

這裏的秩序的確很好

而報紙上每天都登載着：
路屍：×××具
虎烈拉：×××宗
刼案：××起
巨匪×××就捕
市長爲「肅清匪盜、維持治安」發表談話
以及共產黨姦淫燒殺、破壞和平的消息

七

同志，這現實像是什麽大作家寫的童話一樣
說猫和老鼠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
狼教授發表了一篇有名的演講
兔兒們，鵪鶉們，野鷄野鴨們都拍破了手掌……

那麽，也如詩人愛羅先珂所寫的童話一樣
說：無可分辯的，教育家們
用道德的鉸剪，在那里弄短兒童和學生的舌頭
正義的尺和法律的劍
按一定的長度，砍短了勞動者的手足……

憲兵：檢查公共汽車和行人……
特工：盯梢，燒書，揮動鐵尺，封書店……
稅務員：拿着簿子收稅……
住客：填調查表，報戶口……
印刷廠：印着「警察區管制」條規第X條，第N條……
結果：小民們
只留下廁所的地盤來抒憤懣
板壁上寫着：
「天下那有屎完稅

這裏唯有屁無捐」

八

呵，同志們
這裏風景很好！

呵，詩人田間
你要不要看看秦始皇——這私生子的肖像？
人們批評說：
面無四兩肉
肚內一把刀……

呵，詩人魯藜
你要不要看看希特拉巡查的姿態？
他命令他底士兵

把你所一再歌唱的星星都判了死刑
而且宣佈：
用狼或者狐狸的碧眼
做街上的路燈

呵，詩人孫鈿
你用不着驕傲你底司令從敵人那裏得來的望遠鏡
我們的黑名單和鎖人的鉄鍊
比你底司令的望遠鏡所能看的距離更長

呵，詩人艾青
當你歌唱英雄吳滿有的時候
你所歌唱過的火把早已給人吹熄了
而你所歌唱的太陽
別人說：

美國的什麼步槍就可以把它射落……

九

呵，詩人們！
眞的，這裏的一切都十分美觀

海洋在大陸邊緣起伏
色情的大廈一層層地建築，升上了天空
收音機用白癡的喉嚨大聲叫喊
電風扇，懸掛在堂皇的酒巴上
以僕歐一樣忙碌的典型的服務精神
爲喝酒的嫖客們和老爺們在起勁的旋轉
狗見主人，搖着尾巴，又吠着生客
男人，追逐女人
女人，嬌媚地吊在男人的臂膀上向同性示威

老爺，在姨太太面前眩耀美國新到的朱古力
　奶粉，透明雨衣，煙斗，雪茄……
而下賤的農村女人，照舊推糞車
毫不假思索地，用粗手替人家洗着馬桶……
環繞着
法律
這是
飽和的秩序

在這秩序的金光閃耀之下
流浪者只有資格讓自己的腿餓成兩條筆桿
去撥搔堆上選擇蒼蠅吃賸的食物……

而功蹟的勛章
便懸掛在老爺們的胸膛

無數的官員們，也正因爲這井然的秩序
在領薪水，擺官架子，討姨太太，下判決書，考試，坐小轎車，
　開會，打電話，發脾氣，拍檯子……以及其他

十

呵，同志
我底原意是想來寫一首讚美詩
我底手却在不停地打抖
我底心似乎有火在燃燒
我想到原野上也許正燃着熊熊的野火
我有一股渴想出擊的熱力
我想着
人類一開始就以自己的集體擊敗了野獸
於是，我走到原野

我看見那些迷人的
閃耀着晶瑩的光點的星星
我底思想翻滾着
我想着那些和野花們戀愛的古城
我想着那些沒有眼淚的人民
我想着那些爲汗珠裝飾着的胸膛
我想看那些凡娥玲和詩章……
而且，我也想着——
爲了迎接大風雨
英雄們正在集體地死去……

於是，我便嚴肅而且靜穆地
向遠方送出了我底親熱的祝福

一九四六、七。

當光芒從黑夜裏驚醒起來

當黎明破裂了
光芒從黑夜裏驚醒起來
人類生命中的一天
是睜開了最美麗的眼睛
充滿了新鮮，充滿了明亮，充滿了浴在彩色裏的愉快的生長⋯

花底笑容驚醒了
鳥底歌喉驚醒了
天空底雲朵驚醒了
土地上的生命驚醒了

蓮草，也有了一杯清甜的酒……

我起來
有一陣驚醒後的激烈的呼吸
走上土坡去
我底歡笑從我底生命裏揚起
有如那初生的健康的太陽

當草屋在朦朧中打開了關閉的門
當老人迎着淌流進來的黎明
發出幾聲勞碌過度的咳嗽
當農夫底鋤頭閃出第一點光亮
如伴月的星光
當公雞從籠裡跳出來
奔跑着又拍着翅膀

當母親們扣起胸前的紐扣
而嬰兒開始了騷動的啼哭……

於是，整個土地都驚醒了
整個天空都驚醒了
整個生命融合着
像一盆清水
什麼地方也尋不出一粒憂鬱的塵渣……

好呵，哨崗上的戰士
好呵，被人民莊嚴地升起的旗
好呵，跨上馬去傳達新任務的勤務員
好呵，所有嚴肅的工作者……
當光芒從黑夜裡驚醒起來
當生命浴着第一次放射的陽光

所有使我們愉快而興奮的事情
全都令那些剛睡着在夢裡發抖呵

一九四六、七。

發現

我發現了這些
有如原始人發現了火
可以使黑暗回復到光亮

我們爲什麼要哀求着，去討一碗冷飯
討一點人家吃賸的菜汁？
因爲屬於我們的，已給別人享用了

我們爲什麼只有一件破衫
而又用更破的去包裹我們底兒女？

因爲屬於我們的，已穿在別人身上了

我們爲什麽老是餓着肚皮
老是骨瘦如柴，面色黃腫？
因爲屬於我們的血肉，已長在別人身上了

我們爲什麽老是流淚
老是覺得日子過得沉重而且鬱鬱？
因爲含藏在我們身上的快樂
已經給別人底過多的歡笑支用光了

我祭看這些
我發現了這些
有如原始人發現了火
可以使黑暗回復到光亮

鄉土戀

——寫給武漢

在我的故鄉
應該飛着鵝毛似的大雪了
土地都鋪白了
溪流凍結得像鏡子……

而這邊
海洋風在溫和地吹着
海洋風在多情地吹着
我把視綫投到平原的邊極
在那裏——

天色、山色、人煙、和霧，混成了一片

那邊就是我的故鄉嗎？

啊，

故鄉！故鄉啊……

一別十年了

鄉親們苦難的背影啊

浩蕩的揚子江上的風波啊

還有你——

以兩岸人民底眼淚滙流而成的襄河

和河邊上的

媽媽和姊妹們底親熱的呼喚啊………

戰爭和災難

狀際和肉搏

這一串含着冤曲的日子……
行走在風沙中的親友們
你們都該是健旺而强壯的吧

而我，是含着仇恨的
當我踏上這南方的土丘
故鄉呵
我多想摹仿一頭胡馬
高昂起我底頸項
作一次悲壯如哭的長鳴……

一九四六、十二、廿五、聖誕夜

鐵板底下的呼吸

——寫給符羅飛

昨夜冷吧
我瑟縮地蜷成一團
黑風沙
在我底周圍昂首濶步

我需要溫暖
我需要靠近一個同志的體溫
我想到了你——
符羅飛

符羅飛
一個畫魔鬼的畫家
一個用手去抓火來焚燒自己的畫家
一個把高貴的人頭畫成猪玀的畫家
一個漁民和鐵匠出身的大學教授
一個滿臉風霜，滿臉愛，狂起來
是滿臉寃曲，滿臉正義的畫家

符羅飛
你這海洋的靈魂
你這人間的歌手
你嫌你底顏色不够用
你嫌你底綫條不過癮
你想把泥土塗到畫上去
不，你簡直是想用你自己底血

塗到畫板上去呀！

符羅飛
一塊金屬
一顆亮星
一粒頑强的種子
一個熱情得讓自己的頭髮
永遠像火把燃燒的人
一個中國的良心呵！

符羅飛
我看到你
我走入你底畫室
我底人格卽刻解放了
我底個性卽刻解放了

我底詩即刻要洶湧了
當我們底眼光交射在一起時
那閃閃的鋒芒
刺穿了你我所能看見的一切狡滑

呵喲，
符籙飛！
在鐵籠裡
在地獄的黑夜裏
再讓我們
來笑一笑
哭一哭
或者
大聲喊出我們底寃曲

阿，怎麼呢？
你又在和寃鬼打架嗎？
阿
工人
畫家
教授
符羅飛
我底朋友
——你！

一九四七、三〇。

生長

草——
輕輕地搖動着
從石頭縫裏伸出細嫩的綠臉
那麼鮮好，那麼靜……

風——
從另一個方向吹過來
到了山底身旁，河流底身旁
到了微顫着的樹葉底身旁
到了抽着煙袋噴着青煙的農民底身旁

那麼輕巧，那麼溫和，那麼靜
似乎連一根草的响動都不會有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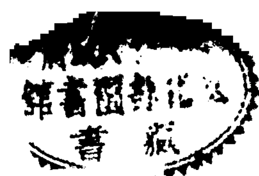
藍色的河流依然在流着
繁華的城市依然在喧鬧
只有牛羊底輕柔的蹄子
以察覺不出的，一種全然清新的聲响
踏在小草的身上
踏在渾厚的泥土的身上
泥土發出了全然聽不見的笑聲……

在滋潤的鬆軟的土地裏
一隻灰色的小蟲
輕輕地在彈動牠底細長的腿子
就在牠底身邊

那一個荒涼而又寂寞的山坡上
有一丁點杜鵑底桃紅蓓蕾
從綠葉中冒了出來……

在全然麻木了的白日
在全然失去了知覺的黑夜
在全然沒有變化的泥土上
生命跳出來了
春天跳出來了
在這裏或那裏
在所有人底或者動物底脚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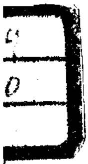
春踏向人間來
從森林一樣的屠刀底縫隙穿出來
從死傷積野的人屍跨過來



春呵，
你也該是鮮血淋淋的吧！

一九四七、三。

作　者：鄭　思
發行人：何　徵
出版者：草莽社
一九四八，六，二十。初版



H.K. $1.60